

卷之十二

文林郎知西華縣事宋 恂重修

藝文二

創建忠義祠碑

明

陳九德

忠義祠祀李侯時泰也侯諱景山右廣陵人以正德辛未來宰西華末期而治有藉甚聲時逆瑾以不軌謀就誅遣孽劉六劉七者率死黨亡命掠而南勢張甚過輒殲噍類城邑望風竄避其鋒鮮當之者侯聞且至泣語其民曰天子命我宰西華寇至宰出避城誰與守民誰與生予命視城視民偕存偕亡若等有從予固志乎衆應聲曰惟命迺

西華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志

一

差民而兵之悉力而守之賊至攻三日莫克下將釋去其黨不可云爾彈丸邑棄之不武盡銳攻之侯度勢不支身先死士突而鬪數合力屈就擒降之不得刃之不避且罵且數賊怒支解之事聞朝論偉之敕贈光祿寺左丞錄其孫熙入胄監判歸德表邑閭曰忠義命立祠春秋賜祭國典優異值時多故歲比不收事寢弗克舉余友古浮竹坡劉 文瑞繼蒞宰職翕張侯政而益懋厥修廢興墜舉遂奉舊典圖新之掄材以良作工以勤不逾時而祠成民不費而惟睹廟貌之崇事不待計而惟仰國典之赫士民躍心曰兩賢其一德乎以死衛我 我見 生

恩我者適我願兮華人千古咸弗諼兮祠成宜有記而坡走幣屬余紀其寔夫李侯之值變而殺身以成仁匪烈丈夫莫豎此節竹坡之值常而利物以和義匪能其官莫肇此工余因並書以壽諸珉

重修關帝廟碑記

明 金闕颺 邑人

西華城外西南隅有聖賢廟一區地僻而寂無輪蹄之擾祠靜而肅儼神明之宮水旱災疫于斯禱焉亂後圯毀過者愴心令君武侯慨然曰此爲宰者之責任也鳩工聚材一舉而新之堦除之湫隘者拓爲宏敞戶牖之卑者易爲軒昂龍章黻冕極金碧之輝煌棟宇簷楹盡丹堊之壯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一一

麗告成之時颺載筆其事曰惟神功烈節義彪炳史冊何容贅一辭若其靈爽不磨隨感輒應洋洋乎宇宙者如日月之麗天泉源之盈地故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源泉混混闕地得水然使見者執所窺之一隙以爲日月盡于此酌者指所飲之涓滴輒云源泉止于是何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哉今日之舉豈敢謂區尋丈之室果足以妥神靈而終不敢謂容光不得照闕地不得泉也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耶于是爲迎神送神之章 後有事于廟者歌之以崇祀

西華縣李方集正疆界碑

邑令 武超

余丁亥冬司牧華土下車日紳紛父老僉來懇曰華瘠也與鄰封錯壤然分土分民其疆界固犁然定也唯是變亂以來豪猾侵匿以致熟地虧額累及貧民非我使君誰爲請命余聞而惻然甫視篆卽趨告大中丞吳公蒙面諭清踏地畝於是受命飲冰集黎庶而告之曰御史大夫有命矣吾當躬率華衆履畝而量之乃減騶從裏餼糧披朔風踐霜雪始于西南次第周歷境內戊子二月至東南人和寨按邑志卽古李方集離城二十五里與陳州連界寨卽前令劉伯驂破土修築爲華民避亂以示分疆者也而寨之南北西三面沃壤皆西華之版圖近因頑梗輩恃兵

主之強盤據以爲窟穴且侵占疆土包藏禍心爲謀叵測兩葉不剪後尋斧柯將奈何隨申詳兩院臺批睢陳道究理復檄許州判官何商水縣典史同陳州知州王暨余併州縣鄉紳士庶環集丈明照舊以古來大路爲界皆集俱屬西華而豪強侵匿之地畝復供西華賦役矣闔邑紳衿父老相與慶曰微使君爲華正此侵疆將恐鄰邑巨猾效尤而起蠶食茲土則華之膏腴盡矣奈民生何奈國課何疆界明而賠累息吾儕小民其安堵矣余謝曰守封疆供稅賦任勞任怨皆令之責也且不敏何能爲役皆上公平明斷之力也諸久又皆曰使君雖不自居其功但

日之舉後世所遵爲畫一者也不可勒貞珉於界首
垂永遠且以杜絕異日奸猾之復爲侵匿者遂命工鐫
撰文以紀其事

修東橋碑記

邑人 胡 澗

西華東門下相距二里許居民比櫛清流遶其中濟以板
橋由來舊矣屢修屢廢未能歷久樂善者慨然興曰此橋
居邑東要害車馬衝煩商賈都會非力爲興作恐一旦崩
隤益難整飭矣於是勾社捐輸擴摭纖悉庀材鳩工數月
告成旣堅而可久復飾以畫欄經是橋者靡不嘆羨功訖
立石因請余言以爲之記余思除道成梁先王創制後人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

遵之所在皆然矣卽是橋也亦因故跡而爲之非有創獲
之智與圖始之難也是必從而記之則所謂濟大川作舟
楫之才宜何如自矜詡也雖然善無小大唯人所好士君
子得志則利濟天下不得志則因其力之所能及者以爲
利濟焉是亦分之所可安也是橋壞則人病于涉是橋修
則利濟無窮是橋之重修也亦一方之所利賴而功之不
可以沒者也時俗靡靡日就頹惰誠盡能如是之向義則
何事不舉是雖好名之心未泯其賢于世之趨利如鶩患
不得之而患失之貪邪而亡道以濟其生之欲者其亦遠
矣故知人之薄杜預而不爲者特矯情之論未可以之輕

語子三 則 此之立石既使樂善者知名之不泯其心益以堅而敦行益以不怠且可以爲繼此之慕義強仁者勸焉因慨然爲之記

比例改正地畝以蘇民困碑

等連名呈稱切照本縣原額

地三千餘頃嘉靖十年間奉司府明文委官丈地均糧比時無憑取則止用鄉市 使小弓又將

多出地一萬六千餘頃自是僉派差徭俱照地畝以此差役日繁民力日薄其間遠慮者寄典賣田產預爲隱蔽之計朴寔者 產逃竄甘爲流移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五

兼以連年災傷逋負垂亡不可勝數馥等雖蒙蠲免餘地亦炤齊民科差害切身家有妨肄業呈 俯賜矜

張再行文量或從簡使炤式折準庶

地畝無虛筭之數生民脫寔受之害矣等因到縣行間隨蒙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批

事蒙批仰陳州查議 及應否再處

申奪等因備行本縣查造比例本州官步弓丈量過地畝

文冊並取本縣原 到州查得

過槩縣通共地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七頃一十四畝九分五厘每畝派徵夏秋糧六合九勺通共一萬二千八百九

石八斗七升

比較每十畝止量

得六畝六分共量該地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頃九十一畝八分六厘七毫共折減去地六千五百八十八頃二十三畝

本縣地土照依本州官步弓均過地頃畝數攤派稅糧庶使民心輸服而起徵稅糧易爲完納具由申請本院詳允外切炤本縣二十二里 庄人戶逐

戶遵

地畝攤派稅糧相應備造文冊六

本申送本院并布政司及分守道本府州

架備炤外

慮

查考本縣仍刊刻文冊印板一付

槩縣十季里長各刷給一本共二百二十二本用印鈐蓋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六

則人人有所備照而將來書手不得任意

示將折減地畝夏秋稅糧數目除造冊繳報外今卑

縣幸蒙本院俯念生民困苦准令折減 萬載莫大之

稟明示刊立碑石一以垂不朽之恩

一以杜將來之弊俾後世有所遵守緣係折減地畝造冊立石事理卑縣未敢擅便擬合申請

具申伏乞照詳明示施行蒙批仰炤依該州 數折減

攤

仍立石刻監以防更變此繳

卑縣遵將前項緣由并陳州發下官弓尺寸及地畝總

數目一並刊刻以垂永

炤

此碑歷年久遠字多闕文因地畝今昔不同姑存以備考

武侯德政碑

邑人 王鼎鎮

莫難于今之官華者也上以應流水之源下以撫瘡痍之衆軍賔之供不敢望縮諸他邑然民減于昔者十之八矣稭積之數不敢望少諸他邑然畝減于昔者十之八矣養之有道在拔其病民之根救之有方在調其回生之劑舊令尹之政公論諱之鴻雁于飛集于中澤是皆于我邑侯武父母深見德焉夫華民何獨以德我侯也華地蕪二月絲而五月穀惟正之供不給侯力破贍狗豁虛地二千餘頃華民憊茅店月而板橋霜日用之計不充侯哀此犛獨合二年之聽斷從不聞其罰片紙也華役城而社借叢之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七

弊不無侯毅然以神明懾之滌籀所到皆效一靈於時四門旣修金湯之勢屹然五教皆寬爨倫之本攸敘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公生明廉生威澹汨寧靜以致遠長民者有如是乎名宦有成議留待後舉謀先創祠以快祝釐詩曰民之秉燹好是燹德勒諸貞珉不敢不從其質

知西華縣事武超凡重建儒學碑 前人

明之季也三光將墜海水羣飛彼華人士救死而恐不贍遑問師儒然鴻雁失澤鷓鴣無棲又無論雞聲茅店人跡板橋矣遑問人士武侯蒞止諸廢皆興一曰地畝二曰學校養之所爲先于教也三曰城隍四曰道路原之所爲先

于委也鎮學人也請言修學天下有治化而後有風俗
經術而後有治化有學宮而後有經術其盛也詩書以
之禮樂以緯之登降以凜之游息以節之養之以拊鼓之
音動之以干羽之美牖之以君親之恩大之以澤致之義
其弊也或科目焉而流于功利或品行焉而流于聲色或
課業焉而流于鞿帶或文章焉而流于醴脂夏曰校子衿
是也守先者誰殷曰序射圃是也正鵠者誰周曰庠鄉飲
酒禮是也龍光者誰夫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
魯修泮宮頌侈述焉環橋觀漢不聞其越在草莽也推此
說自廟貌以及經席棟宇棖題安在非長民者之所有事

然自蕪而新者易自無而有者難自間架而丹堊者易自
平地而間架者難棘旣恐乎病民需復恐乎厲事是我侯
蓋獨爲其難而彼華人士乃共享其易也嗟夫雲從龍風
從虎金從冶木從繩則自茲以往蜚薌譽于談叢杼春華
於墨海朝有振鷺野無維駒文翁之化西華有焉是舉也
大成殿一戟門一櫺星門一兩廡全明倫堂一是爲記

孝行李作楨碑記

上蔡

程元章

有西華孝子李作楨字築野明崇禎癸未欽賜中式舉人
蘇州推官監紀江浙兵事理公鬯和世所稱寒石先生之
從子也與考安和公俱充邑博士弟子生員有至性容

和粹自韶齡以至成童矩步恂謹恒依依父母側不暫離及就外傳每歸則侍養左右潔晨馨夕曲盡其愛有成人所不能及者親偶違和輒憂形于色踧踖異常度藥必躬治嘗而後進或增劇則倉皇號泣祈天身代或矢穢舐之以驗苦甘待常而後卽安親或出游則奉杖履以從執轡待騎乘而後乘從不假手僕賃一日偕父安和公歲試安和公欲辭學校高尚其志學使難其去命講周易性理小學安和公反覆敷陳詞旨元暢音韻琅琅左右無不聳聽學使者爲動容起敬欲勉留之不可乃許告出孝子時方屬思輟文忽聞隣舍生嘖嘖私語驚嘆其事孝子乃頰首

四望不見安和公知己許告出獨處傍徨若孺子之違父母不覺失聲大哭莫能自抑學使驚聞遣使檢視得其故深爲嘆異之其生平孝友淳篤修行于門內者旣若斯遇媼故之有貧不能以致養其親者皆不惜金錢布帛以周卹助之以成其孝其永錫爾類者又如此至若養孀姊終耄耄育才雋于家塾又其錫類而無斃者也以彼之德行若所爲端冕垂紳儼然立朝宁以正風俗必有異于常流乃卒以一青衿終老田間化不出閭里名但暴鄉邦抑云隘矣雖然余聞孝子名已列邑乘詎知軒輶采風不將登史平生不顯庸于當時而聲光猶能熊熊于沒

子榮列一班半級既富且貴溺于習俗封已自私
子孫長驕情淫佚之過以頹儼其天良何若聚順 堂
怡庭幃惠義遍于族黨作故作德日休俾耨鋤德色求
一毛而不可得者皆恧有所勸艾隨其所及化行俗美寧
不差強人意而顧欲以草露功名浮雲富貴爲孝子惜陋
矣語云士窮見節義余于孝子蓋深有感于顯榮富貴之
腊毒于人者甚也觀孝子亦可廢然知返哉余故樂爲之
表以爲不孝不友者勸

塞張善口碑

開封府 劉如寵

張善口者小黃河決口也河自朱仙鎮折而南過扶溝若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

西華可五百里南至于商水入沙河載在邑乘可考鏡已
嘉靖初河決扶溝民張善地以是稱張善口云一水涓涓
延漫八十餘里直灌西華城出其北西華人數言苦扶溝
傍近民往往私決此卽未必然河所從來高高張善口旣
羨溢其勢必湍悍日夜東下河之水十五注西華民田中
西華人幾狎游魚鱉間矣歲癸巳夏會大霖雨水暴至流
殺人民漂沒廬舍無筭西華人救死扶傷羣走中臺丞御
史臺暨監司叩頭請命惟使君生活我當事噓歔涕洟久
之 嗟惟天惠民扶溝人卽不惠何獨令西華至此乃下
其事郡中使博議利便論報扶溝人曰設令塞張善口度

且倒灌輸爲西華地獨不爲我地我顧當獨不蒙邪爭之甚力有司者莫能難以故議久不決不佞曰俱吾屬吾譬則若等父而若等吾子弟吾何私之與有乃走陳州詣御史臺上狀受方畧畫既定卽身自從楊陳州田西華行視河北至則趙鄆陵劉扶溝業先期集河上不佞顧謂諸大夫曰夫是口也塞之便乎抑不塞便乎諸大夫未及對扶溝人爭前競進苦詞跪控曰我所恃亡困于水惟是賴此口傍決泄暴水備非常亦勿塞之爲便耳不佞矍然曰然則是謂太守獨不念扶溝乎夫扶溝處勢高卽卒有水無害此決口所漂沒西華田多或至四千頃今六年

矣爾比隣之不恤直將以西華爲壑不大自追悔乃喋喋反言吾茲塞若有所病于爾何說也已而又笑曰吾常令水工以足按張善口所決水淺深直徑寸耳西華城北二里許卽有河水力緩鄉令肯多爲策疏滯之宜亦易耳西華獨不然今其所羨溢地譬猶釜中中窪下而外高卽無扶溝設不幸有霪雨旬月不霽寧獨不爲大壑顧以是獨怏怏歸咎扶溝盜決何說也且張善口南去可四十里不皆爾扶溝地邪設令水暴作爾扶溝旁近地亦寧不患苦水嚙塞之豈獨謂西華便卽爾扶溝亦寧有不利便者哉大都在扶溝害不切身而日抱杞憂害旣及人而自甘

秦越在西華知害之及于已而不求已之去其害知急塞上之流而不廣求下之洩扶溝雖強而實強狃於求必然之計西華非弱而實自弱於無自治之方若兩邑獨不聞共濟自完之說乎且若等母謂此古蔡河不當塞夫太府取利民耳何論古若今卽令古蔡河民弗使我何敢愛一河不以利此數十萬萬子弟哉且所貴爲法在平要以兩利而俱存之乃是假令我所規畫於此兩者縣或有利有不利又或徒取快一時而終不足令長守斯皆非完計吾茲與公等約其塞之第令及河岸卽止終不使與扶溝所築堤等齊如此則西華便于扶溝亦無不便卽一旦有暴

水兩俱受其敗此天數耳扶溝不得復駕 于西華可並長守之世世矣於是扶溝人大感悟皆爽然自失曰太守幸加惠百姓甚盛吾等所不及吾儕小人不知其便至是皆叩頭再三謝於是以鳩工運土石屬西華令自爲計也以董治屬扶溝鄆陵防阻撓也以徼巡報成事屬宣武經歷張銑重責成也此皆所計慮遠有深意而令旁近居民若徐滿若王堅若張明若張惟一若張春此五人且暮相護蓋恐他日或陰相破壞慮西華相距遠猝不能自解救也作治凡旬月而畢勢幸完安民不罷勞救水勿論西華

地四千頃以上近業墾爲田卽渠成

矣 亦 不

令茲口塞或此有利彼有害彼扶溝令寧能爲石人
扶溝令唯唯聽命恐後則是此兩邑之偶俱全利而耦
俱無全害不愈益章明較著哉事上御史臺涂公批答曰
此 扶士人已聽塞矣公道自在人心何可厚誣蔡人
則吾人况比隣乎且西華得水必爲全害扶溝去水未必
全利後有智者必不肯私決也觀察使賈公覽而韙之諭
令勒爲碑置塞決口旁垂後世嗟嗟長便哉涂公之爲兩
邑解而後貽之福也鄉微涂公持確議主裁其上太守卽
發動舉事有便計然官薄能必令有濟乎詩有之發言盈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三

庭誰敢執其咎然則涂公所貽此兩縣邑詎特曰十世百
世已哉吾獨慮數十百年後或一日有異議易毀敗然皇
天后土實式臨之賴兩河之靈必不使有他吾卽去不憂
矣竊又聞之君子之舉事也仁則能任公則有功缺斯二
者必不能切恫瘝而肩鉅任排異議而底成功敢以是爲
後之當事者告

留養所碑記

邑令

宋 恂

周禮荒政移民移粟廣設權宜之術務盡畢濟之方而因
地 宜隨時補救雖澤施有限而目擊夫黎繭瘝棘之人
惻然情傷者籃縷而負之暄枵腹而 之沫庶於軫念之

憇然其稍適 華 邑也地之亢者苦旱地之窪者
澇蒞茲邑者左右調劑欲于簿書鞅掌之中開廣有
非頻頻可了余來茲三年時念

天子子惠元元無遠弗届

民無微不入凡培堤開溉有產業者亦既隨機
引去重負而廣積衍矣于養濟宜濟等項奉有成例者
咸起瘠而向甦焉然或逆旅羈人父母他人而不顧冰堅
木落言菜菔蕘而無從雖鳴雁東西偶留指爪而哀鳴
野誰堪聽聞乾隆十五十六兩年冬奉

憲札飭 養貧人余與合邑紳士多方綢繆彼借枚而棲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四

滿 而去者緣類以應希挽肅殺而與之陽和嗟來之痛
向隅之哭或告免乎但士君子行一事樹一策必令繼此
者不至拮据于無可如何而事爲可永今邑紳李峻極胡
蘊和李慶元張純張壘等俱以留養經久爲念捐銀四百
兩作息以爲經費監生惠紹周等于宜濟堂右捐地一區
爲建房之所鹽當高銓郭盛興等共捐銀六十兩爲蓋
房屋之資余亦勉助養廉以補不足每歲冬至後開局來

物萌生時聽其外適稽名給食名無定額具稟

可選材徵匠工成不月 一十九間

催雨苦之時人有飛色吐氣之槩野處 宿之輩
上棟下宇之安庶幾哉事爲可久繼此者不至拮据于
可如何乎第法久而弊易生異日者領糧吏胥蠹取則仍
有食而無食墻垣風雨剝蝕則仍有居而無居名留而
難留也養而寔未養也則必身親瑣屑時嚴 查 無
天子子惠元元

民至意于合邑紳士商店好義之忱庶有
昔人云苟有心于利物于物必有所濟亦仁人君子
具之隱念也是用誌之以期永久云

劄行房號條鞭記

明 王敬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五

西華縣在中州雖非巖邑亦非褊小城中居人無
家市廛之征逐門輪役舊制止于夜巡名曰火夫蓋
時災變起於倉卒假此輩救弭也其總之曰有總甲有
頭有地方有保正副殆十羊而九牧也乃修葺工程責之
火 公署什器夜行火炬取之地方牌總一切瑣細誅
不勝騷擾以茲故富室營謀影射衙役徼倖濫免
夫亦往往優免過多閭閻細民益不勝其騷擾而嘖
煩言矣關 胡公試絃歌 吾邑心存愛收
備悉閭閻貧民坐困偏累 停安 之
等狀其 以

公郡守劉公屢經駁議俱悉胡公興革 病周恤民
下逐一允行一時閭閻貧民罔弗稱快卽富室亦快其
一意輸征不至如疇昔騷擾也僉謂胡公具美意成此良
法不有紀載曷以垂示永久乎相與伐石謁余爲記余曰
豹變之文蔚然驚目從管中窺之特見一班茲一善政公
之一班耳餘政種種更僕未易悉也昔宣帝在漢爲中興
之主嘗謂政平訟理閭閻無愁苦之歎屬之良二千石以
今觀之豈不信哉茲法也郡行之吾邑行之方來四封必
有放效而行者公之善政所及者遠也良可紀載哉公名
璉關中涇陽人其房號則例募役稍食置辦什器等項詳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六

具郡檄仍取畧節刻之碑陰用備稽考

壤賦記

張鯤

都憲淺齋魏公巡撫河南迺嘉靖二十一年

屬邑壤賦之敝也久矣邑舉人 科布衣諸生李奇馥

馬重光等詣陳上言公初難之質諸令劉文瑞曰華邑原

丈地均糧時胥史半市 不羈谿壑不能

其私鬼神無以究其變且將河道陂池瑩墟寺觀盡數

之頃今垂

繁民力日竭中間遠慮者贊

田業豫爲隱蔽之基淳樸者假借供輸歲抱負累之苦

之蝗青去而巖穴心懸

圖更張庸靖

邑魏公曰善哉令言是也 集守巡麓泉王少叅公
湯憲副公詢謀亦曰善哉令言是也夫

貪殘而無親也乃僉檄郝陳州璋曰華民而民也胡不以
陳度度華地璋曰唯明日遂之華率文瑞以陳度度華地

之于後不旬時而華之壤則減矣再喻璋曰
壤則賦則也胡不以陳則則華賦璋曰唯唯明日又之華

率文瑞以陳 前策人策之于後不旬時而華之
賦則均矣時則華之人士雀躍而喜而歌曰微我魏公華
其逋負淵藪兮微我魏公 兮又歌曰賦眇歲良士

業于庠嗟惟我魏公兮役減心減農易于疆嗟惟我魏公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七

兮不妨工不病商嗟惟我魏公兮

德輞山野史

嘆曰傳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豈不信哉夫魏公一
言之教而華邑人物受其惠澤亦既 衆人一

人之積也一善衆善之源也百世一時之會也夫魏公一
教而定華推之天下百世宰器均平不亦

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魏公之謂也公諱有本字
伯深粵在弱冠首應弓旌奮翼神京川流雲譽固已

淺齋云爾時輞山野史張鯤病廢巖居殊媿
不文叨竊授簡乃作西華縣壤賦碑其諸移文勒之碑陰
俾後來

余少癖蠹蟬嗜積書惜措大窮赤十五年間劣得數千卷後以飢餓無賴與婁乏羔雁又轉移飄零强半歲乙亥移家南沱覩簡袤失故心輒作惡安頓無地盡狼扈牀第間旣之稔始結廬莊之帝直顓頊拮据躑虞計築基八日締構卅十餘日中間雨輟者兩日凍輟者兩日當日築基未就時流寇墻突焚殺於沱之左右攢刃遮騎並柴扉以過舉家避入沙坨宇虛無人問誰守望禦侮繫維二三雞犬足仗室無寓人則牛角不堪賔鼠故也廬成未及落圖冠以字會信南同雲因欲擬雪筆錫恨輕薄烘爐一點心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八

眼欠豁遲嘉平朔五大雪屢日夜寒威鐫骨畫戶豎杜厥明啟關則庭院皚皚山積望天白竟另是一番世界諦視屋梁樞桷妝綴勻匝疑如白玉鏤成若遣胡兒撒鹽空中恐無此密圍周到余乃心怡眼放勾當舊理比年鬻饋未盡殘筋羶狼扈牀第者一一分署位置畧如古人四部具體而微凡三日始具鬚眉架插度匱峙疊環圍若與深院積雪交光互暉彼我澄映此際神理妙通高寒余病醒歌坐無籌無營消受領畧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堪留襟抱何念可當埽除孤村冥寂六宇虛嘿嗒然靜照獨與雪盟心悟臭味於千秋耳爾乃浩歎吾一枝計不作無名氏

遠蔡岡先生號圖記

明 理鬯和 邑人

人子事親生眷懷沒休念余讀孝經事親終矣處未嘗不戚戚興感大愴胸臆夫終則余安敢也吾友遠子星拱裝潢其太翁雅號圖時展省依戀每伏臘旣薦枕於祐又懸圖列饌愴慕留連有不任其情者間語予曰恨先入寫照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十九

浮沉于壬申洪濤巨浪中此幅如靈光巋然想見儀型余悲之且有數感焉蓋余猶及見太翁抗然八尺鬚眉浩素飄蕭有古劍客風排難解紛拔人于阨鄉曲武健輩任意狂逞不畏文憲惟慮爲太翁所知囊無積錢戶履恒滿待婚嫁舉火者不知幾何家長往已二十年鄉人追思至今及星拱之身又能荷析薪光大令緒飲水思源者羣憶太翁無且晚之隔吾先君子燕翼與太翁無二星拱輒能踵事增華余陸陸神摹心倣于先君者竟微毫毛肖似徒墮明發血淚况太翁與先君同年殞背此圖又出隸郡馬夢源手夢源先君翰墨友其游華時與先君促鄰啣杯指點

壁間名書余鏤心如昨乃遭時板蕩先君子手書教
依神社栗盡付雪燄言念今昔飲血無從又况對此圖觸
此事仰佇高風其何能無父書手澤之悲則此端眞非一
二端可盡者太翁號蔡岡圖亦浸陽侯之波僅不歿蛟宮
天或鑒星拱孝思不以生眷沒休無薄俗終竟之習特留
此圖以當赤刀大訓後之覽者誰非人子試向崇巒斷嶺
邊黯淡著眼再就紹庭上下處親切著想安知不泚然汗
下髣髴見當年活蔡岡先生於墨光微茫之間也

長城書屋記

前人

何湛一兄弟家于城闕之傍築讀書室正與城垣相當坐

室中從牕間簾際窺之百堞參差撐出半天不待登城卽
有睥睨中原壯氣予豪其遠志大書長城書屋四字顏之
復寄語曰丈夫住世當爲萬里長城無徒博五字長城也
屋凡三間書翰外無長物奕稗酒籌之類盡絕里中不肯
讀書少年併讀死書不修行者畏湛一兄弟不敢入眞成
爲何湛一兄弟書屋也

新修文昌帝君殿閣記

訓導

王士英

今上卽位之二年詔天下郡邑所在各置社倉而民間之義塾
晨爨夕炊之資卽于社倉焉給之制甚善也會予以乙巳
歲來西華承乏廣文之署邑之士類矯矯自好不 俗俯

里之 往

二里許爲東橋集尤多 學績 之 橋之
而建義館焉乃以事合其鄉之人士庶咸集 座
袂而起白曰生逢聖世而不思刮垢磨光旁搜遠紹陋也
濟以邑父母之甄陶而不克洗心滌慮誦詩讀書悖也義
館其容已乎僉曰諾則又曰館之建以興學也然必建明
神之閣以臨之則其志始肅建閣而非祀 帝君其
奚宜僉曰諾爰是合錢于鉅合材于涂卜基於橋之良隅
庀材鳩工度地之廣袤而創殿閣焉其制宏遠
擢而靚深經始于雍正丁未之三月落成則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二十一

也蓋是時社倉之成久矣胡子澣者以記事之文 請余
廢學日久然猶樂進後昆而教之聞斯役也忡舞踊溢喁
嚙終日其能已于言乎方今禮樂修明文教蔚興士生斯
世鮮不骨騰肉飛思自奮于功名矣然丹漆弗勤朴斲終
負柳子厚有言欲報國恩惟有文章余每誦此言未嘗不
漸汗也旋觀斯閣之建赫眀紅敞講室書堂取次就理士
之登斯堂者體清心遠晝詠宵興恢恢乎文章之苑囿風
雅之藪澤也傳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班孟堅云英俊之
域絨冕所興我知四方之產將有攀龍鱗而附鳳翼者其
以層樓峻閣誇結構之功炫金碧之觀而已也抑

聞之帝君者文章之權衡禍福之樞機也書曰德惟一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諸生之肄業于茲也無昏愒無號呼無威惕而利疚則冥漠之中帝君必呵護而扶持之其抑捺苟容口鬼魅而心屠沽者無與焉詩不云乎無曰不顯莫予云覲帝君覲之矣盼蠻几筵之間神明斯在登斯閣者瞻顧傍徨可自己乎諸生而繹余言也懷文抱質蔚爲名儒蹈德詠仁潤色鴻業適所謂郡縣之學徒以聚食者吾知免矣不則行尸走肉徒爲治世之頑民而已是豈余之所望于諸生而亦豈諸生之所以自命者哉余觀田水月之記長春祀也以爲帝君令 洙父子爲其作殿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一二十二

自扁曰霄霞自爲之文而自書之余以時邁齒耄之年染翰伸紙曾不獲邀帝君之惠焉則何歟若夫是修是葺俾勿隕墜此繼起者之責亦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畧焉者也

捐輸義田記

邑令

吳大燁

華邑向有學田而無義田學田始於明萬歷間里人趙唐所捐明季荒亂滄桑之際湮沒無存而義田之創則雍正七年十月內邑紳李君大耀所捐也李君之捐義田也詞稱故父名茹芳本邑庠生曾讀書黌序諸生中膏火不給者每分所有給之後援例授光祿典簿常欲 已 爲

義田稍助貧

資兼

願

地以承先志第非比在官學田登之 籍公之 省
敢聞諸上憲惟祈行學查收糧歸本學承辦庶父志得伸
而義田可永焉余曰昌黎謂川流澤止止者淳蓄而不竭
君將淳蓄于鄉校中乎君行誼既美名不可以不揚應上
其事于制府李君曰此余先人所欲爲謹述先志不敢渝
尺寸且區區數畝尤不願以邀名譽也爰從其請牒學履
畝收辦訖李君又濬田之溝渠以防水澇利永久余喟然
謂司訓王君曰李君尊人因當曰尊師取友之誼而推及
無窮之師友德意何厚哉李君純孝更足法也親志所在
夕不忘輸已不吝而又弗施美名計深慮遠惟惻惻以

先人之心爲心則凡所以曲體親志于茲可想今逢
聖天子躬行大孝首風諭海內庶士以敦孝悌重人倫若李君
者眞孝思不匱者乎多士當推而廣之以錫其類見孝子
菽粟益勵其行夫豈尋常壺飧之惠哉王君曰然王君才
品超邁以文行萃拔膺薦舉時兼攝教諭事表率多士如
安定言行而身化之凡鉅細規畫精密不苟後之師儒秉
鐸更以王君爲的其助流政教何如乎因記李氏義田併
及之

改建名宦鄉賢二祠記

教諭

李南

子之遺封也故城號 城城之東南

號箕子臺有

之

廟堂後卽箕子祠其名宦鄉賢二祠卽箕子祠之
祭箕子分祭名宦鄉賢誤矣按廟制名宦鄉賢之
生前居宦有功居鄉有德均無愧於聖門故由 廡而降
祠祀于戟門之外一以報其功德一以鼓勵後人使後之
入廟者觸目警心知居宦居鄉當如是也今以名宦鄉賢
從祀箕子于廟制祀典一無所取安用此二祠爲余職司
掌學有講明禮制之責故于莅任之始卽指其失但位卑
言輕信從者鮮己未夏四月山右介公來宰是邑德高望
重一呼而響應焉閱明年鄉飲正賓李君大耀獨力捐建
二祠于戟門之外華邑自此始知二祠應在文廟前人之
妥侑旣得其所後人亦有所觀感而興俱於李君賴之李
君亦賢矣哉是爲記

創建張公祠記

前 人

唐有張公藝者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
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載在史冊俱謂
山東壽張人庠生李機以爲壽張後之所遷其先實居華
邑之倉門村村有顧會臺卽高宗駐蹕之所又有書院今
業儒張志忠其三十一世孫也所居卽書院遺址與李生
居相接李生因約同人建祠而祀之祠成請記于余

無所 之

行事大約以忍讓爲先今者年近八旬好學不倦教子孫與兩弟甚相友愛其子弟諸孫遵其家法類皆和睦以處鄉黨者也想亦有見于同室搽戈勢若仇敵思以一身挽之而不能因托之張公以風世與噫李生此舉德與張公等也而功則倍之矣後之登斯堂者思張公益思李生云是爲記

講武堂記

金闕颺 邑人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所云教者豈徒魚麗之陣步伐之法哉蓋在于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一二十五

儀以納民于軌物也故無事則聯比其居什伍其人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有事則率之乘障固圉折衝禦侮使姦宄不生心戎馬不窺郊則皆善人之爲耳西華舊有講武堂每歲以農隙詰戎事焚蕩以來鞠爲茂草令君武侯按舊址而興復焉不旬日告成功屬颺以爲記颺聞諸先正邱濬曰遠方縣邑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則足以安之矣今侯之賢遠軼召杜而壯猷則不啻方叔召虎也其皇皇然築斯堂蓋深得教民之意而爲未雨之綢繆使畿南有保障耳他日富民疏爵長城倚重其功寧獨在華壤哉

演疇書院記

河 沈青 人

道無端倪推之太極而學有統宗要以圖書爲本焉圖書者天與人授受之符契也天不言假物以顯象而神聖卽默契之演其數察其理垂之千百世以維繫乎道統則天實爲宓犧神禹之師而伏羲乃傳之文周神禹乃傳之箕子武王此又理學之源流溯之可得者也我

朝

聖聖繼承文教覃敷靡究靡屆凡先聖賢儒者之道躅罔不振舉立書院以爲興教勸學之地星羅碁布去豈獨鷺湖鹿洞

西華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二十六

之設使遠方學者景仰無從哉陳爲宛邱太昊所都其屬邑西華則古箕子之國舊有演疇臺址峙于學宮榛莽中敝廬三楹綽楔題曰演疇書院其興廢皆莫可攷毘陵吳侯溶來莅是邦懼學之衰也于是請于連率以前令倉餘爲公費復益以紳士捐助選材徵匠爲屋二十間齋舍庖溷井厠莫不畢具延名師爲山長經費膏火立式法以歲繼之四鄉多士雲集絃歌相聞燈火相照居肆成事吾茲有望于西華人士矣夫疇與卦同興於神物出于天授書者演者各出其心思才智以闡發天所不言之隱而不

意參錯其

文也

之教學所可上于而遠擬者乎余曰不然疇之理數出于天演之則切于身心政事日用行習矣誠能以箕子之所陳者而體驗之王佐名臣理學夙儒咸出其中夫何遠之有然則予之所期于西華人士者其本在學道若夫揣摩帖括弋取科第以銜於庠序者抑末也願勿逐末而自遠於天後之縮章綬擁臯比于茲者其永貞之

孝廬記

邑人 金曰柱

華西偏四十里村名張李堤蓋傍沙水而居也乾隆四年六月中沙水夜泛村當其衝居舍湮爲溝瀆約五六百步遠水涸余詣其地觀之不寒猶慄乃望其中巋然獨存一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一二十七

矮屋異哉此奚以存也及詢諸父老有爲余言曰此孝廬也猶有其母之柩在焉其人姓何名新書妻楊氏夫婦平日能孝事親當水泛之夜人皆倉惶棄廬走夫婦抱母棺泣弗忍去旋見棺浮動乃共持棺大哭走者始聞其聲旣而寂然以爲隨母棺逐巨浪死且無所矣及旦見其廬若浮水面四傍涵湧澎湃而中之安堵竟無恙也搵舟視之見大柳亘其前擁沙成堤水分左右流遶廬後復合夫婦兩人猶憑棺寐也呼之覺若不知在洪波巨浸間者語畢余縱步環覽果一一如其所言夫以孝子之精誠所至自足以感天地而動鬼神第當此萬死之中以亦天地鬼神

所莫能效靈者而竟使之獲免于死以顯至孝之感昭爲最神冥冥默默非無意也且孝爲生人至性父老之爲余言者稱孝廬是父老之性天亦不沒也寧第何氏夫婦哉是宜記之爲世之事親而當危難者勸

贊銘

金大阿先生像贊

施閏章

宣城人

公於學爲名儒於行誼爲善士於守宛陵爲良二千石皎然其不滓者玉潤淵澄清標之獨立藹乎其可親者霽日春風和氣之洋溢蓋嘗于謝公之北樓闢高齋爲講席收先大父于縫掖之中而與之朝夕今公去已數世我寧人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一二十八

人之俎豆歌思者如一日

寧國府五賢祠有像

矧予小子望公之光

儀交公之子孫能不瞻拜流涕感滄乎今昔

殿侯凌將軍戎陣圖贊

邑人

王斌燦

偉哉將軍巡視漳南英姿飄異奇特表見建爾旌旄鸞馭聯翩率爾將士彎弓佩劍覽山川之形勝察人風之變遷旣作海滄之保障又壯石硤之屏藩依依乎峴山之丰度浸浸乎細柳之規範行陣優裕神思曠遠民俗不驚物華在前望白雲而色喜指青松以盤桓將訪道于野老蚤有意乎林泉嘉將軍之器識擬白日與青天稱將軍之英風羨流水

人逸贊

邑人 王 睿

長江大波抑之不濁如胡溯遠傲績密謙退世外清閑如
萬滙庵如洛豪爽英達細大兼容如王子謙斌煥醇心厚
質清畏人知如張先生穆繞抑心降氣入世不淄如周碩
膚公孫強直自遂不可羈勒如張子厲世道孝友性成嗜
善不倦如吾弟元照有嚴醇質不斷三代遺民如師先生
教可此八逸者名不達于上而窮約以老余師友其間垂
六十年今十僅一存余恐老成凋謝後生小子鮮所師資
也謹記其名以俟後之上論者

贊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古爲然方數百里更幾甲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二十九

子產此英賢人位不足天爵有餘爲問蒼天人人堂奧
載在家乘不必盡同周王于邁爲譽髦士其間伯仲咨
爾後來讀書論世知已夔龍

岳王廟鼎銘

邑人 金闕颺

有宋之初泰階平削除僭亂誅群雄梯山航海車書通雕
題來王萬國同運逮宣和憂郤豐靖康初載興金戎喪我
燕雲太師童朝廷下詔棄河東李綱不用人才空二聖同
時狩虜中元帥受命攬羆熊惟嶽降神武穆公天錫智勇
躬建炎上書返故官始隸宗澤後杜充南熏酣戰氣

復建康 武功 嶺表 績崇天子賜旗

么 交訂後先

廢僞齊虜勢窮兀木舉國來橫攻我王聞之髮上
師鞠旅貔貅從鳴鉦伐鼓若靈霽郾城大捷哭元兗潁昌
再克摧賊鋒長戈直欲擣黃龍坐鎮朱仙逼虜墉黃白歡
呼望厥終金牌十二下九重恢復不遂憂心忡皇天后土
表丹衷賊臣竊柄主不聰高鳥未盡藏良弓社稷無靈日
月朦忠臣義士呼蒼穹嗣帝褒揚鄂廟隆三錫謚號萬心
融惟我太祖興列宗煌煌制誥寵嘉洪杓祀蒸嘗歲事供
嗟我遺黎仰英風契龜考卜揀度庸左帶黃河水淙淙右
俯平原樹鬱葱孔曼且碩體勢鴻於穆清廟儼儀容設業

西華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三十

設虛色有樅爰伐我鼓考我鏞梁明告貝鼎實豐駿奔薦
幣事恪共於赫我王靈爽充輔翊皇明銷戈種綏靜四夷

樂春農

此乃柏梁體作
銘附載於此

義塚銘

前人

嗟爾衆生貪生怖死戀此臭囊曾不知止今既死矣貪無
所貪怖無所怖累累弃骸仁人所惡哀而瘞之爲叢墓苦
雨淒風感行路衰草斜陽年幾度青青燐火驚狐兔我願
世上無窮民死有所藏生有哺

傳

李烈婦傳

萬宏祐

道關綱常義決生死發

遂其志而 其

于天地古今之間此鬚眉丈夫所有而閨閣所難也乃今于李烈婦見之婦正性有殊姿甫及笄歸秀才何源宿闈職甚修無几何流寇碎城婦自度良不免嚴粧杜扉以正氣還造物矣及排闥發憤激烈迎而罵之逼以刃弗動也脇以毒楚終不屈遂壘粉其骸而死噫壯矣哉此大義之所關也鬼神之所敬也天下萬世人心之所慷慨悲歌振靡起懦而懍懍有生氣者也不謂于閨閣見之鄰人收其骸至狼藉不可舉咸痛哭藁拵之嗟乎婦之志遂矣氣伸矣遑計此區區者乎全受全歸骨乃愈香婦真善自處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一

矣獨計其合蚤未幾非有終身之恩又非解詩書道學以獎厲其志不爲利動不爲名勸卒不以兵折一與之醮生死不移豈有所呵護而爲之抑亦明此志之無他而已矣古來節烈間有或標異迹于金石草木或著懿行于山川中裾而婦無是也自是貴事何迹可留神明自靖無言可揭浩然而來浩然而往落落莫莫而已噫遂落落莫已乎是可以興矣

理寒石傳

韓程愈

理寒石名鬯和河南西華人好古嗜奇

尺鬚髯如戟初姓李氏

以爲本作 遂

癸未鄉試值中原亂遷家南中張公蓮 有弟濬
爲河南參政守大梁知寒石深及蓬元奉命撫蘇松以其
弟之友乃奏薦寒石爲監紀推官與俱寒石外柔內剛語
平守竒有所推問無不允當而謀議大事多引經傳以爲
証張公大倚重之乙酉春余因人有武夷之行過吳會訪
寒石於署贈余以詩曰君到武夷山應汎武夷水水曲山
回處或有人姓理書之扇頭不踰年長江不守寒石從唐
藩如閩與余見愀然不樂形容亦大憔悴曰前贈句蓋詩
識也寒石性恬退不樂仕進身冠 而心山林徒以母在
無可爲養故不辭官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奉命檄虔兵旣
至而虔州亂城亦將陷寒石度不能濟乃從城上投下死
之子習奉祖母以歸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二

寒石旣沒四方人士傳其已出家泛海過日本爲國王
師及讀余傳尚有相顧搔首不之信者然寒石實死虔
州衆人因其生平好 附會其說以見異耳

理寒石傳

吳中竒

寒石先生姓理名鬯 先出于咎繇之後理徵爲殷大
夫世文學居西華益茂先生甫齠知學卽補邑博士弟子
有重名不可一世見者率以爲 先

講學得白沙姚江之派學者宗焉先生不自異不知者則以爲異也居恒多病如不勝衣至子言義理析利害忠孝大節則確不可易癸未補科先生舉于鄉以才簡授蘇州府司理兼畫浙直兵務尋監楚豫軍措置兵民戎伍肅然中外方倚以爲重暨

大兵下閩越先生死之所著有沙水需言天經虞華集

理寒石傳

郡守 崔應階

理鬯和字卿雲別號寒石本姓李耻與闖賊同姓易以理少孤力學所爲詩古文詞竒情異致海湧山立縱橫排冪自成一家壬午鄉試未解名癸未欽命補雋蓋異數也及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三

賊有西安赴選之檄僞令迫之百方堅臥不動竟得免孫徵君竒逢稱爲魯連後一人甲申國變奉母避金陵撫臣荐使監紀蘇州凡告諭皆硃書爲政五日有神君之稱兼贊畫浙右兵務尋監楚豫軍福王出亡追扈南遷失道遇唐藩以職方主事奉命檄虔兵

大兵下閩越乃墜城死之其友韓程愈莖之東郭外平生著述甚多邑令左君收其遺書行于世

節府志

金良甫傳

河南 魏憲 福人

魏子曰余讀賈洛陽杜少陵蘇眉山諸書未嘗不嘆祖孫父子以文事相繼之難也今于箕城金良甫而覲之良甫

秋

者垂二十年時以

世祿之家

大布而補之有恂恂莊

莊之譽明之末

所儲良甫乃擔簦郊外

十易

孟襄陽王輞川諸詩尤

寐以之

無佻健詭異之趨能與祖

父相繼百年振

陵眉山諸君子何多

焉余友張九有

甫不置故得序

傳之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四

高烈女傳

高烈女世居夏城五六歲時其父德望許配同閉歸安縣
縣丞朱希周之 孫朱廉之子諶氏稍長端莊靜一不妄
言笑昕夕恪遵 訓其父日以列女傳訓誨之氏即粗解
大義於明崇禎丙子會夫諶染疾臥榻氏知之即食不下
咽恒命老嫗勤惠 愈即色喜聞恙篤即痛哀蓋其
志以夫為存亡而家人未之知也其夫於本年正月二十
二日病故訃音至次蚤同母趨弔悲痛涕泗幾無生理向
翁姑而拜哭曰姑兒妾夫斷不令作孤鬼也姑以兒在親
絲帶一付示之氏即藏之袖中凡在側 不曉其意

二十四日夫喪營塋氏扶輦號泣誓不再生中途母促之歸家人竊窺其志防閑甚密氏誑之曰余連日過哀稍就宴息汝輩勿擾也家人以爲眞遂散去氏取文定簪珥諸物悉佩服之旋以袖中絲帶一以繫之腰間一以懸之梁上投繯立斃家人覺之已不可救矣氏死之日年方十七道路聞之無不於邑嘆賞邑令旌之曰天生全璧學使批云氣節凌霄志行今古天地爲之黯澹草木增其馨香按臺題請奉旨炤例旌表後以運值鼎革未襄厥事嗟乎世代變遷鬚眉丈夫當節義之際苟且圖活不可勝數矧此未奠雁之女視死如歸羽翼倫常何容沒哉

舊志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五

明侍御張麟壤傳

監察御史

杜之昂

明神宗時有名御史張公者河南西華人也名善政字麟壤號芋蘿幼穎異甫總角讀書卽不爲章句之學磊落昂藏無經生常態萬歷癸卯領鄉薦至己未成進士不欲就縣令以去君踈遠區區一邑不得行其匡輔贊襄之志也乃補中書科中書舍人內外制勅多出其手堂皇莊雅足代王言天下多故省中幾務紛紜公從容應辦精敏練達以故王公大人多敬憚之又充京闈分試官拔名士十人悉登甲第公聲名日震雅爲神宗所知以秩微不足以待賢者特簡監察御史掌南京江西道公益感激由是事有

不可輒爭之彈劾權貴不避利害有埋輪折 之 有
規之者公曰天下事業已如此奈何尙默然不言要皆爲
群小破壞不極力廓清朝廷何以報皇上特達之知苟利
社稷死生禍福所不必計也神宗崩熹宗立逆閹魏忠賢
最用事執生殺進退權公卿大夫垂首屈膝自托於子姪
之列以希榮藉寵者比比也公獨矯然不撓抗不爲禮且
數面折之忠賢怨公入骨髓必欲致之死伺公隙竟無可
指議者弗能中也然終以剛直不容於朝遂以原官巡按
南京兼理屯田時屯田積弊日久多額外之徵民不堪命
因耑疏請于上依洪武時河南山西例永不起科民感其

德爲立祠繪像尸祝之后又巡察馬政命下之日人輒相
戒曰是卽不附魏忠賢之張御史也各宜自斂庸可相犯
乎於是奸販遁跡請托不行民間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
嘗念九邊多事度支告匱出歷任所積俸金三千兩盡以
輸邊爲兵餉之助上嘉其急公特旨獎勵屢上疏亟言時
政之失懇欵忠愛流露於簡牘間上雖納而不能見諸施
行公知時事終不可救且言不見用遂以疾請疏數上乃
晉階中憲大夫予告致仕后闢圃栽花以山水琴書自娛
者八年乃卒鼎革後奉

旨錄故朝名臣當事者以公之直方忠清可風在位遂

特賜崇祀鄉賢官吏春秋祭享焉

張誠齋傳

張沐

傳之有也賢人君子積行生前藏骨地下千百年後令人披覽起敬若生時雖賴文辭以告之實本生前苦志力行累學其所以動之者微而通之自有神也禹服張年兄歿其子文麟走百里屬予作傳旣諾而以是語告之非然予敢妄諾託於文字以人之親行殆按公行狀畧公名圻隆字禹服號誠齋生異常人方周歲卽好取書冊爲嬉戲及就傳勵志甚篤凡聲色貨利毫不能引動屹如巨儒或問之曰詩書之外無可好乎對曰人生爲聖賢耳敢嗜其次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七

成童後未嘗一忤父顏懷元公亦特加愛軫壬寅懷元公罹疾不起公侍藥餌日夜不解衣祈以身代迄卒哀毀慟至則絕親戚無不感動哀泣嘉其誠孝弟圻翰幼公能因材成就以武科捷於鄉見列選衛守備翰之子桂彌月失恃公撫之猶子恩勤鞠育稍長延師教之能屬文公撫之喜甚喜生平之所學得桂而張之也公與人交能久敬或以狂醉加公不堪無尤意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公垂髻列弟子員丁酉舉於鄉戊戌中副車已亥成進士制藝凡六見六售及辛丑殿試筮仕得湖廣蒲圻令蒲於楚稱難治依山負險地瘠民貧值歲飢嗽

之稱貸設方 緩征 活者

楊氏舊 氏女楊貧而鬻生女將別適

司以下皆直景欲公覆按而成之公竟直楊以就其婚士民悅服蒲士龔璋劉之翰皆不羈才貧婁至將廢業公識之厚 其家二生並得解名楚省其董修蒲誌刪繁存要不虛美世族不遣畧單寒事加於前文省於舊他如修學宮城池樓櫓諸盛典不可勝紀政聲著聞蒲邑有治平編作霖頌刊行未幾公去官生平負志未伸萬一耳回籍居鄉時孝友無間忠厚正直扶進後學公業舉時博聞強識仕進則願爲循良晚年皆薄之留心理學私淑容城孫鐘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八

元先生旣予賦歸來讀書著龜之陽公不時通簡問逢人輒寄訊音神契已厚旋辱顧子草廬道其誠欵攄其生平志力所向余深加敬畏蓋舉止言論皆一時所謂迂遠腐癡而實古人之所嘉予者也嗣予避荒而西教讀鈞禹間兩接公書戀戀相依予應薦之蜀迄返公又屢書求會期余亦屢許時變所阻而公已逝狀畧所云公取鍾元理學宗傳及沐所著爲學次第學道六書彙括其說著爲誠齋語錄者皆其年歲問事也生平詩文有誠齋集若干卷又著 孫格言修邑乘與湜菴王公同任採輯之責善書法嘗論學書不宗顏平原雖幸而

少而不屑屑於

之俾

其大方而後止大

之

之姿端方

不近俗情雖至狎

倚失禮於人亦未嘗一語及

然孤蹇者易絕物而

燕間起居及聚朋飲鄉時又復愷

悌不以倦嫌示異流俗未嘗不忽之公亦不自知其超於

塵世也公之爲學雅慕濂洛關閩而氣象閭閻功候 淳

未易逮也予丁酉與公同領鄉薦又稱莫逆交因其子之

請繙縷實跡爲之傳

抱影先生傳

邑人 楊安辯

抱影先生者姓張氏諱華字淳民性廉介識趣卓越生平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三十九

多否少可故所與遊非單寒淹雅士無能爲肺腑交也嗜

古學致功沉潛如鷲鳥攫物不得不已所爲詩古文詞沉

思默索味澹於回不屑寄人籬下而能不溢於古人繩尺

幽渺超逸卓然自爲一家言三百年來漁洋而外一人也

天性至孝早孤事節母王孺人怡怡色養極孺慕之能與

張可庭胡澄波金鳳振錢朴安尹班交皆一時雋彥而朴

安又執弟子之禮者也惜不永年僅兩登副車賚志以歿

士林扼腕然山岳北斗長留于人心學者稱爲抱影先生

著有陰符經註一卷離騷經註一卷抱影廬集

世子二登邦遠覽

節孝王孺人傳

朱超

天地寄耳萬物寄耳人生亦寄耳蓋有形有器者必敝而獨此忠孝節義之大賴以扶三綱而植五常則不隨形器泯沒也箕城張孺人生於名門幼嫻姆訓六七歲時凡內則諸史一目了然其父母嘗提攜顧笑曰惜女耳若男則吾不知所至矣孺人卽應聲曰吾觀具男子身而脂韋面醜者不知凡幾彼太任太姒以及陶孟曹柳輩卓卓表著于經傳中者亦自不少奚必虺蛇之夢遂俱不如熊羆哉父母爲之肅然色動相與嗟嘆者久之十六歲適張氏諱文桂張固舊族時姑已前沒獨祖姑與老翁尙在孺人省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十

晨昏供色養滌灑卮匱必跪而進之以孫婦代姑子婦奉翁一堂兩代怡然泰然及祖姑歿喪塋盡禮經營周至以故賢孝聲聞達於內外與從妯娌同居甘旨必讓其美作勞則獨任之數十年愛敬如一日無彼此始終之別相夫子更有禮無違其志相敬如賓躬織紵以伴夜讀率以爲常夫登癸酉鄉薦孺人不見喜色且勗曰讀書得一榜功名初發軔耳昔董子下帷十年不窺園范文正公平生耻爲溫飽計皆古人可法可傳者也願夫子勿懈志居亡何而夫故孺人哀毀不自勝以首觸棺流血披面死而復甦者三然其志猶不欲生也其翁泣謂曰吾耄耄喪子心

地矣賴 而有子奉高年而撫孤弱以延吾家一脈
耳今夫死義也垂白之親八歲之孤將誰賴乎吾不忍也
孺人猛醒長跪嗚咽曰吾過矣吾初不圖任大責重如斯
願作未亡人以代亡夫未了職耳遂罄絲承歡畫荻教子
潛地則淚涔涔濕巾袖四十餘年斑血常濡繼而孤子漸
長穎慧絕倫出就外傳凡經書史傳秦漢百家諸卷軸一
過輒如宿誦其落筆則風雨馳驟洋洋灑灑光燄彪炳而
氣象萬千孺人復嚴以教之不少寬貸人咸曰張氏世有
隱德此子所以報也年十四卽補弟子員弱冠中辛卯副
榜庚子又中副榜正望六月之息指顧圖南然又修文召

至齋志以殂孺人復痛悼嘔血幾瀕於死顧此日兩孤孫
何異前日一少子還自嘆曰是天更欲吾仔肩三世也仍
留此身經紀內外凡人生難堪之苦無不悉嘗其艱而歷
試其危后遠近士夫傳其大節將聞於

力止之曰婦人之常耳無重未亡人羞也嗚呼孺人
者亦極難矣或曰天也天生 之 其

試之以寒燠雨揚

然後

張後故卒 孺人以不死孺人欲存張後

忍死與天爭向使觸棺不得復活張氏子孫尙能如今日乎是均所以陰相張德也天與人一也今日者二孫俱已成立而堂構依然孺人苦節四十九年以壽終嬰曰功成完璧歸趙以視自經溝瀆潔已殉身者其輕重大小相距豈不霄壤哉孔子曰守死善道倘不善其道守死奚益孺人得之矣孺人乃戶部右侍郎王公諱遵訓之孫臨晉令諱光臯之女夫諱文桂男一諱華女一適庠生王子名均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十二

早亡女以身殉於今爲烈孫二遠意監生遠覽拔貢生督學張公考旌其門曰名門貞婦邑侯宋公鋒表其墓曰正氣獨結都人士遠近聞之彙爲歌詠以賡揚其徽音余與其子爲同年友知孺人之節孝獨詳謹考其實而爲之傳

節孝錢孺人傳

邑人

楊安辯

西華有茂才楚生張公名文麟之配錢孺人者乃古陳武進士萬選之孫武科舉人發科之女也幼嫻姆訓長孀名家挑燈侍讀不斷錦機之聲簪笄承歡莫違慈萱之色勵偕隱之心樂同鴻案重食貧之歎泣共牛衣楚生公補

孺人贊勸無已勗佐有加

筆笏於鰲階 山

河之象服無如修文忽召玉質先零楚生甫二十七歲齎志以歿孺人年亦二十七云楚生公疾革時顧孺人言曰人孰無死顧有母在奈何不幸僅有一女又無子息斯二者吾遺恨也言已欷歔泣下而卒孺人魂亡魄失慟玉瀝之難開心裂神傷嗟胡香之莫致每念及易簣時誦諉之語則噉然以哭雲深鶴駕已斷塵緣鏡破鸞飛惟存血淚時於娣姒中從容言曰吾豈不能投帛於棟從夫子於地下哉第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且夫死無子而聽其爲若敖之魂可乎於是婦代子職事姑楊孺人進愉薦欲奉以終身又謀之族親按倫次爲夫子置嗣上承先緒始慰九京之靈下啟後昆克衍三影之系芳心耀日頑豔皆憐勁節凌霜人天俱憫歲時伏臘躬率孤子弱女祭祠享墓極歷艱辛備嘗荼苦女適扶溝杜侍御公之孫貢生佺早歿亦以苦節聞子錦成立策名成均勵志矢貞端賴和熊之教揚名錫類難忘畫荻之恩孺人守節三十餘年年六十餘歲無疾而卒邑侯歸公鴻聞其名表於門曰德稱女宗乾隆二年提學御史張公考又給匾以旌之曰井水無移鳴呼芳型攸著煥彼汗編懿範長昭 茲彤管邈其令德留作坤道之模書厥遺徽用發幽光之秘

節孝王太君傳

邑人
楊安

太君王氏孝廉張公善繼元孫儒士師說配也結褵數
說以病逝遺子女各一太君時年二十七哀毀骨立誓以
死殉既而曰七旬祖姑五旬衰舅在堂而祖姑又病臥床
褥舅復失明予非不能殉夫子也第夫子之所尊及夫子
之所愛非予是承伊誰之責乃勉進饘粥稱未亡人時家
更中落歲又屢凶太君躬親紡織以供菽水倘不繼脫簪
珥以鬻之迨祖姑暨舅歿喪葬悉如禮每念張氏爲書香
舊族凡先世所遺書籍加意珍惜片紙隻字不使遺失子
濤教以義方出就外傅和熊丸以勵其志弱冠補博士弟
子員充增廣克繼先業焉承先啟後兩盡其道賢孝之稱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十四

遍閭里無異辭人謂張氏固多閨閫之賢若太君尤其傑
出者矣苦節三十餘載皓首完貞今年幾及耄猶強健自
若洵勁節遐齡云乾隆十二年提學蔡公新表其門曰巾
幘完人

金翰恒傳

邑人

姚柱石

先生金氏邑庠生諱闕望其字翰恒生明萬歷末習祖父
遺業嗜詩書不事生產值崇禎荒旱時依其外父郭東華
家攻苦倍勤旋而土寇蠡起避居提城寨晝習武事而終
夜書聲不絕時人以爲可當樓頭更鼓後寨遭火居廬盡
焚避亂潁州門人靳海名苗沾膏輩延入西席名噪潁州

遊甚衆迨

亂辭歸故土坐臯比幾三十載門下多知名士執經問字者尤履趾交錯無虛席談古今經常大義引獎後輩嘗娓娓終晨夕不倦規方通變各盡厥旨所以師表流俗訓育宗姓者至廣也爲人剛直嚴毅敦古道重然諾輕利而好義凡孤弱不能成立者扶之成立貧老不能贍給者與之贍給遠遊不能歸者助之資斧曲直不能辨者代之表白俾忿者平忌者息卽至強捍者亦無不化而之善

雙烈傳

餘姚 高 躍

萬歷癸巳秋八月尹三晉卒妻王氏妾徐氏自經以殉外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十五

史氏曰子車三良臨穴惴惴死生之際男子難之彼兩婦人就死何從容也爲之傳曰三晉世業儒王亦儒家子兩家並稱閭右家室甚宜顧不宜子又娶徐徐執媵道甚謹王御之有禮交相愛也三晉邁危疾度不起謂曰爾兩年少無子奈何王泣曰君果不諱我必從徐亦曰我晉曰我死正命爾非正命王曰從夫正也安得非頷之及卒愴惶相誓同死妯娌百端勸不應嫂徐痛曰貞節是美事必死卽節不死卽非節耶舍生死乃甘之得無過乎謂

詮爲

且一人死葬具永備三人死則將奈何工曰立嗣在尊長我無所與若治喪具固須竭力顧徐曰緩之姑待三七徐曰諾哭而奠曰三年之喪不能服三七之期君其待我他有解諭輒正色厲言人爲縮舌繼母李力勸呵之曰疾去九月二十可來蓋三七日也徐之母趙疑有所強語不遜王呼徐屬趙曰爾本真心而母未亮從之去可也徐泣曰我母愚婦人何足怪我自從夫母安得而有我趙意未解徐謂王曰我後事且緩之王曰潛自爲計耳後數日徐謀於王曰三七祭具將安治王曰鬻婢可足徐如其言至期集姻族成禮祭畢褰幃出庭拜曰族屬親屬盡在從此訣

矣姑妣長幼交拜撫柩而慟已而沐浴更衣與徐班而坐語家人曰倦甚思一臥也有頃徐大呼曰姐死矣趨視色如生若有喜徐解所經帶袖之殮畢徐謂母曰久居此人疑有竊將奈何第去稍遲必歸寧母然之隣人留飯未行也徐呼水沐浴謂曰我少安息慎母驚我閉門下撻用王所經帶經柩傍良久擊門不應母急至死矣其容亦若有喜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道理覲利害覲利害則何可以死談道理則何可以不死今夫疆場之劇白刃發而立殊此則以勝心死兩壯相雄杯酒變而矛戟此則以懣死仰首內惕甘於溝壑此則以怯心死一言不忍畢力

心死凡此皆於 未協也婦人女子

之素一旦捐身遂志此其賢於士君子倍蓰哉然或有激而出於一時未暇計者從容回朔矢死必遂如兩人古今僅見也爲之傳上太史氏以風稱男子者蓋諸生尹三訓劉致和狀其詳云

王蕙叔傳

邑人 王鼎鎮

少年聞湄園之名亦知拜玉而憾未讀其書中年讀湄園之書亦知降香而憾未接其人其在於今則如子瞻聽誦慶歷聖德詩時不能自名其爲畏爲敬爲忌爲喜爲盤礴爲叫號矣是必有傳傳必佳度非後學輩所敢續貂傳其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十七

門弟子庶可想見湄園乎弟子爲誰一爲理寒石一爲王蕙叔理寒石者翼若垂天之雲者也難爲傳且天已傳之無容複傳蕙叔焉可耳傳曰先生姓王名文生字蕙叔佩蘭其別號也家於華邑朝絃誦而暮詩書垂髫卽然曰吾以學萬人敵也時萬歷中葉湄園胡先生以講學著司隸之門著履者夥先生與焉立雪之際先噐識而後藝同人於野雖平易亦自近情而嚴謹不易湄園雅重之曰此吾小友不當在弟子列也少處永感不讀蓼莪之章年稍進慷慨多大節鄉鄰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俠腸所至信陵君尚非 湄園病有 生性至孝躬侍

九 日先生俱焉異哉苞生人子

生何爲者耶壬申夏陽侯爲崇吾華蕞爾城不沒者三歲乃稜道殣相望先生曰吾欲救此一方民乃招商賈百艘皆至穀價旣平全活者以億萬計司牧何在先生爲此汲汲然天神改圖自此亦無復寧宇辛巳五月疫苞生病於郭不任杖履忽寇至舉家大奔俄而先生至負之入城時先生亦病特尙可力疾耳非健夫也噫設遇寇能全乎卽不遇寇而病轉劇能全乎不自全而全其友竟不知人世間有生死利害事生平知人有風鑑執玉高卑以卜存亡頗能詩詩雖不見賞於時而差足自喜聞人善必成之

聞人不義則鷹鷂之逐鳥雀也故高明之士多與之遊而翻不理於不肖之口所謂其不善者惡之耳然何以不仕世固自有魯仲連一流人擁笏垂魚當非所志王季子曰理寒石王蕙叔皆爲湄園寫照者也湄園以蓋代才負千里望而隱於詩酒萬石之鐘柔挺不可撻也得其理可以仕仕則爲理寒石得其理並可以隱隱則爲王蕙叔蓋嘗論定之湄園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理寒石殉仕者也王蕙叔不仕者也而有仕之才有仕之理蔡邕王祥古今孝卒以公卿自累湄園傷之成紀有李廣亦人傑也

羞稱隴西所最難者身訓耳寒石之爲

叔也湄園之訓也雖然寒石苦矣

樂矣奔放而飄飛

雙烈屠氏劉氏傳

邑人

李呈秀

屠氏劉氏者不佞秀之兩室也秀本家西華泥土店東一里許卅角時父母爲余娶舅氏女無出尋病沒繼娶屠氏復置副室劉氏屠與劉同年來事舅姑孝相良人敬渾先後忘爾我兩人相得同胞不及也居恒好談賢孝節烈事余嘗以烈女傳並御纂忠孝廉節兩書訓解之每言古經亂不辱婦輒津津亟口稱許焉庚午十一月七日余父正時兵荒異常兩氏苦經營使余居廬祭膳不至失禮越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四十九

明年移居邑內大疫遍梁地華民尤苦余於三月二十五日病二十八日劉病次日屠亦病呻吟強起猶爲余覓生計六月老母亦病甚兩氏晨昏逋負告天地願以身代八月二十二日慈母見背兩氏悲哀憔悴無復生人氣色時闖賊肆毒鄰封殘毀喪次無算兩氏惶恐相戒恐罹不虞以爲丈夫羞壬午三月七日賊兵薄城下遂誓曰事急矣不如我兩人先死使吾夫無內顧憂謀定而伴密未獲厥願日午城陷內外若沸余冠麻冠兩氏服經服負祖父母神主閉門危坐一賊獠獍狡悍持刀嚇財物且有引吾去余衣守死不放賊忿擊兩氏頭面皆破猶以身

在危迫而昔年被

人楊秋

遂叱散狂賊得以無恙至薄暮兩氏終以大勢難支入室並肩投縲余覺而往救屠已喉斷劉復甦悲曰吾生非福也夜半掩屠於所居堂樓後卽同余出縣家居不十日土寇交作劫殺更慘劉諄諄屬余先避余東奔黃灣砦寄劉南柳城一晝夜坐臥荆棘中通宵飲恨謂屠有專美也次日予來攜劉去兩月之間三易處後卜居召陵之背囊空財盡衣敝履穿沽漿賣餅日給升合氏無怨色癸未正月余復東旋借枝河陽岸下五閱月賊兵復掠其地劉曰妾數年不死者欲時稍平歸掃先壟耳時至今無可駐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五十

足矣不卽死恐不免爲不義辱六月十一日賊游騎至余促劉同避劉不應賊猝余於河劉見余浮沉水面罵賊亦投河賊怒箭射之不死賊去余復挽之登岸歸寓剪髮潛遺余衣巾中自經死三日後面如生蠅蚋不入室土人異之助余殮而瘞之寓下明年乘間載歸啟屠氏合棺殯於故宅嗚呼逆闖陷京師天下冠裳嗚佩各豕突鼠竄甚則納欵獻策覩顏事仇視此粉黛笄禕若兩氏其賢不肖何如哉間歲余南渡值伯兄騰壁友寒石理子奉勅視師鎮江會余於白下聞雙烈事泫然欲倡首疏其狀立廟歲祀

北平當時從逆諸卿士其竟不果云

朱贊伯傳

邑人 杜 鉉

伯名宏業世居邑莊子墓累世書香家傳孝友其父臺翁馳聲譽序遠邇號爲長者當卽世遺贊伯甫七齡婺母凌氏命就塾師讀書才一週輒遭滄桑之變河陽皆豪強輩橫市虎噬計欲絕朱氏噍類贊伯雖穉年饒智胆同兄廣伯潛養其母於吾圉皆汪君號正坤家遂遠避他方先是贊伯家藏乃翁遺像一副在邑城屋壁闖賊破城贊伯盡擲他物唯携父遺像手蹟奔竄四方備嘗坎壈未嘗須臾置也寇靖後贊伯旋里聞昆仲輩屠戮之慘遂憤不顧身冒死鳴冤其後王法終及豪強贊伯雖少年而不與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五十一

共國之仇怛怛不自禁一時未得當加緒舍忍唯折節讀書於丁亥歲從余問業茹苦兩年卽博一衿識者每以志士稱之而贊伯尤矻矻砥礪日與程來儀康景文陳大力輩離經辨志吟誦頴濱不惟舉子業浸浸有造而周規折矩靜脩稜稜雕虎繡龍望而知其爲譽髦矣母氏遭喪亂後多病贊伯竭力拮据延醫藥供甘脆夙夜床褥間無間寒暑後大愈如初辛卯春贊伯肄業倉頭砦城西隈携妻孥奉母氏日承菽水之歡時余扶藜至贊伯居停處贊伯展乃翁遺像視余儒衣儒冠神氣宛如活余乃歎朱子之有始有卒眞孝子也蓋貧而好學孝而茹苦列之曠古

駿有聲目今衰輓誰與爲匹哉頌曰事父如生事母燕
喜苦志下帳仰追先軌矧茲髻年報仇雪恥骨勁如鉄氣
直若矢卓哉吾門血性男子

程來儀傳

邑人

周仲遠

來儀名起鳳來儀字也世家西華清水鎮性至孝學務實
踐不屑屑爲章句儒少有異骨饒夙慧父養吾綦愛之六
七齡能辨四聲伯父春雨授以古文辭一過卽成誦十五
六就外傳於書無所不讀下筆數百言揮翰如飛體清癯
善病惧年不永遂鍵戶銳意欲叩靜寂之門聞釋老言則
怡然如有所得四方鶴錫來者有異術無不搜羅焉旣聞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五十二

邑中杜象三先生講程朱之學徒步往從之日究心於性
語錄諸書盡吐一切粹如也同學朱贊伯劉元振等皆
務躬行薄文藝來儀與交厚互相切劘故其所造最深初
年十二時父病以苦行祈免三冬赤脚冰雪中不知凍遠
近咸異之及游象三門象三嘗教以負笈來儀愀然曰生
父年老母患沉疴旦夕不能違膝下且祖父暨叔父母柩
在堂咸待安厝弱軀孱孱懼不克勝用是隱憂不釋於懷
又安能以遠遊哉厥後二親沒各喪塋畢携一老僕策驪
病謁孫徵君於夏峰之下時病已劇不能揖拜使僕代
之
旬日返底家數日而辛

太拙子傳

教諭 張月桂

太拙子西華人李姓呈秀名宣璧字太拙子別號也父向日字葵心例貢生兄養元字騰璧應元字同璧弟呈錦字宏璧允元字汝石兄弟五人並爲博士弟子咸以博物聞太拙子生於萬歷之丁酉性嗜古樂聚書杜門謝客日以丹鉛爲事當明之季寇賊充斥臨穎袁老山千金劉君舉柳城金高先後剽掠境內焚蕪居廬無算太拙子所藏書旣厄於兵燹其存於灰燼餘者卒殘破不完乃奔走召陵旅寓河陽踉蹌之間益留心於古今竒笈秘本凡販夫野叟有必搜獲之旣得卽諷詠忘晝夜有所愛則筆之紙往

西華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五十三

往手錄成帙著述甚富其最大者爲世史直筆凡十七卷忠烈傳凡十二卷直筆以所得常熟史半部參之李大蘭先生類編倣紫陽綱目而作尊天王扶正朔大綱一本朱子而立法又宗之大蘭間補其不及忠烈傳主忠烈而附以孝義清廉二稿並藏於家未及剗劂世罕能知之者其序曰呈秀幼病弱十歲始就塾不二載四子書五經咸成誦見書架中有資治通鑑輒心慕之自是四方鬻書至者必講於父購之或不遂則泣請於母必得之而後快又曰呈秀生際昇平尋摘章句長而無成老年丁闖亂家破人離身當播遷志尙清修不肯曳裾豪橫之門注心聖賢常

扶綱常而明大義言之切切人皆掩耳乃憤而抄史於古今忠臣烈婦孝子順孫清廉人物事蹟目收耳聞有得必錄每書一事畢撫卷慨嘆大聲一誦淚下如湧此可以見其學知其人矣初太拙子避亂洄窩爲劉君舉黨翼所獲居賊巢中讀書不輟君舉夜聞呶唔聲詰得姓名大嗟異明旦釋歸里人至今艷稱其事太拙子旣以博洽世其家其後人類好學能文章及吾門者爲其元孫陶斯陶斯之叔父泰垵